

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

經名：侍帝晨東華上住司命楊君傳記。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正一部。

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

紫清上宮九華真妃授經君，姓楊，諱羲和，南嶽夫人之弟子，許仙侯及帝晨度經之師也。以晉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，為簡文相府時舍人。眾真以興寧初多來降，至三年乙丑歲安妃下嬪，此後數數降集，事邊不顯，云應解劍隱化。以泰元十三年戊子歲，乃乘雲駕龍，西謁太素，北朝玉清。車妳執事，高佐四輔，侍晨帝躬，總括吳越鬼神之神，傳記未顯於世也。九華真妃，晉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，紫微王夫人見降，又與一神女俱來。神女著雲錦楊，上丹下青，文采光鮮。腰中有綠繡帶，帶係十餘小鈴，鈴青色黃色，更相參廁。左帶玉珮，珮亦如世間珮。但幾小耳。衣服儵儵，有光照朗室內，如日下映視雲母形也。雲髮鬢鬢，整頓絕倫作髻，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。指著金銀，白珠約臂。視之，年可堪十三四許。左右又有兩侍女，其一侍女著朱衣，帶青章囊，手中又持一錦囊。囊長尺一二寸許，以盛書，書當有十許卷也。以白玉檢檢囊口，見刻檢上字云：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。其一侍女著青衣，捧一白箱，以絳帶束絡之，白箱似象牙形也。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，整飭非常。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，鮮徹如玉，五香馥芬，如燒香嬰氣者也。初來入戶，在紫微夫人後行。夫人既入戶之始，仍見告曰：今日有貴客來，相詣論好也。於是羲和即起立，夫人曰：今日可不須起，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。夫人坐南向作禮耳。羲和其夕先坐承床下西向，神女因見就同林坐東向，各以左手作禮。作禮畢，紫微夫人曰：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子也。太虛元君昔遣詣龜山，學上清道，道成，受太上書，署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。於是賜姓為安，名鬱嬪，字靈蕭。

紫微夫人又問羲和：世上曾見有此人否。羲和答曰：靈尊高秀，無以為喻。夫人因大笑：於爾何如，羲和不復答。紫清真妃坐良久都不言，妃手中先握三枚棗，色如乾棗而形長大，內無核，亦不作棗味，有似如梨耳。妃先以一枚見與，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，自留一枚，語令各食之。食之畢，良久移時，真妃問羲和：年已幾，是何月生。羲和登答：年三十六，庚寅歲九月生也。真妃又曰：君師南真夫人，司命秉權，至道高妙，備皇良德之宗也。聞君德音甚久，不圖今日得叔因緣，歡願於冥運之會，依然有松羅之纏矣。羲和乃稱名答曰：沉淪下俗塵染，其質高卑靈邈。無緣稟敬，猥虧靈降，欣踴罔極，唯蒙啟訓，以松其暗濟，羲和元元夙夜所願也。真妃曰：君今語不得有謙飭，謙飭之辭，殊非所宜。又良久，真妃具告曰：欲作一紙文相贈者，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

，當可爾乎。羲和答：奉命。’即登紙染筆，登口見啞作詩曰：

靈關堅空上，瓊臺煉鬱羅。紫宮乘綠景，靈觀藹嵯峨。琅軒朱房內，上德煥絳霞。俯漱靈瓶津，仰攘碧標華。濯足玉天池，鼓她牽牛河。遂策濁雲駕，落龍轡玄阿。振衣塵滓際，騫裳步景波。願為山澤結，剛柔順以和。相攜雙清內，上真道不邪。紫微會良謀，唱納享福多。

羲和書訖，取視之，乃曰：今以相贈，以宣丹心，勿云云也。若意中有不相解者，自可微訪耳。紫微夫人曰：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，示一善事耳。羲和又辟紙染筆，夫人見授詩曰：

二象內外浮，玄氣果中分。冥會不待駕，所期貴得真。南嶽鑄明金，眇觀傾岌薨。良德飛霞照，遂感靈霄人。乘飈稠裊寢，齊牢攜絳雲。仰歎天人際，數中自有緣。上道誠不邪，塵滓非！所聞。同日感恆象，高唱為爾因。

書訖，紫微夫人取視，視畢曰：以此贈爾，今日於我，為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。紫微夫人又曰：明日南嶽夫人當還，我當與妃共迎之於雲際間，明日不還者，乃復數日事。又良久，紫微夫人曰：我去矣，明日當與真妃俱來詣爾也。覺下鉢而失所在也，真妃小留在後而言曰：冥情未據，意氣未忘，想君俱詠之耳，明日當復來。乃取羲和手執之，而自下狀，未出戶之間，忽然不見。

六月二十六日夕，眾真來疏，如左：

紫微王夫人，

紫清上宮九華真妃，

羲師紫陽真人，

上真司命南嶽夫人，

茅中君，

清靈真人，

茅小君。

又有一人年甚少，整須非常，建芙蓉冠，著朱衣，以白珠綴衣縫，帶劍。都未嘗見此人，來多論金庭山中事，與眾真共語。又有不可得解者，揖敬紫微、紫清、南真三女真人，共言平耳。云是桐相山真人王子喬也，都不與羲和語。又前後初有真人來見降者，初時皆自不即與其羲和共語耳。

各坐良久，紫清真妃曰：欲復煩明君之手，筆書一事，以散意忘言，可乎。又羲和辟紙待授，真妃乃徐微言而受曰：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，昔初學真於龜臺，受玉章于高上，荷虎錄於紫皇，秉瓊鐵於五帝，受書為上真之妃，以遊行玉清也。常數自手扇九羅，足躡玄房。霄形靈虛，仰攘日根。入宴七闕，出轡雲輪。躡三辰而俱昇，散景霞以飛軒也。非不能採擇上室，訪搜紫童，求玉宮之良儔，偶高靈而為雙，接玄引奇友于帝卿矣。直是我推機任

會，應度曆數，俯景塵沫，參龍下邁。招冥求之雄，追得疋之黨耳。自宿命相與，乃有默會。定名素契玉鄉，齊理二慶。攜扁而行，匏爵分味。醮裊結裳，顧疇中會，內藏真方也。推此而往，已定分冥。簡青書上元，是故善鄙之心，亦已齊矣。對景之好，亦已成矣。得願而遊歡兼昔旨，豈不宜乎。然此自復是二象大宗，內外之配職耳。實非所以變化反淡，凝清虛，刃靈刀。七累遺任，太素保真。啟玉清單景，八空之謂也。秀寂高清，鬱舉流霄。使風歌雲路，龍吟虎嘯。天皇雙景，遠升辰樓。飛星擲光，日月映軀。口吐冥姻，眼電激光。上寢瑕房，流行玉清。手掣景雲，足陸金庭。若自此之時，在得道之頃。為當固盡內外，理同金石。情纏雙好，齊心幃幙耳。奚必抱袁均年，有輕中之接，塵穢七神，悲魂狂魄乎。蓋是妾求氏族之於明君耳，非有邪也。今可謂志懷真情，已如一方，當相與結駟玉虛，偶行北玄。同攘絳實於玉圃，併採丹華於閔園，分飲於紫川之水，齊濯於碧池之濱。紫華毛被，日冕容冠。逍遙上清，俱朝三元。八景出落，鳳徘徊龍臺。仰嗽金髓，誦歌玉玄。浮空寢宴，高會太晨。四鈞朗唱，香母奏姻。齊首偶觀，攜帶交群。不亦樂乎，不亦得志乎。明君其順會，妾心無辭，且亦不得背實反冥，苟任胸懷矣。

啞畢，復自取視而言曰：今以此書相詣，蓋豁其滯疑耳。言畢，乃笑良久。

。

紫微夫人曰：真妃之辭盡矣，論好之緣著矣。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，玄運冥分使之然耳。

南嶽夫人見啞書，曰：冥期數感，玄運相適，應分來聘，親構因緣，此攜真之善事也。蓋示有偶對之名，定內外之職而已。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，而行淫濁之邇矣。偶靈妃而接景，聘貴真之少女。於是親交，亦有大進業之益，益得而無傷絕之慮。千神於是可使試觀，不得復陳矣。真旖必可剋任，雲軒必可俱駕也。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為汝違及此意，今遂如願，益使我欣欣。慎復疑哂於心胸矣。

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，言爾尚有疑正之心，色氣小有恨恨。汝違此舉，誤人不小。真妃有神虎內真丹青玉文，非爾所有者輩，良才求寫，故當不為隱耳。今上相獲何，但文章而已，將必乘景玉霄乎。若有未悟者，宜微訪可否。真妃見夫人書言，乃笑而言曰：攜手雙臺悟，歎良會景餅同，幾於此齊乎。

。

清靈真人授書曰：黃赤之道，混氣之法，是張陵受教施化為種子之一術耳，非真人之事也。吾數見行此而絕種，未見種此而得生矣。百萬之中，莫不盡被考者矣。千萬之中，誤有一人得之，得之遠至於不死耳。張陵承此，以教世耳，陵之變舉，亦不行此矣。爾慎言濁生之下道，壞真霄之正氣也。思懷淫慾

，存心色觀，而以兼行上道者，適足明三官罰耳。所謂抱玉赴火，以金棺葬狗也。色觀謂之黃赤，上道謂之隱書。人之難曉，乃至於此。

紫微夫人授書曰：夫黃書赤界，雖長生之秘要，實得生之下術也，非上宮天真流餅宴景之夫所得言也。此道在於長養分生而已，非上道也。有懷於淫氣，兼以行之。隱書者，適足握水官之筆，鳴三官之鼓耳。玄挺亦不可得恃，解謝亦不可得賴也。要而言之，貞則靈降，專則神使矣。夫真人之偶景者，所貴存乎。匹偶相愛，在於二景，雖名之為夫婦，不行夫婦之邇也，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。苟有黃赤存於胸中，真人亦不可得見，靈人亦不可得接。徒劬勞於執事，亦有勞於三官矣。

雞鳴時，南嶽夫人授書曰：雞既鳴矣，論好之綠篤也。紫陽真人授書曰：太虛遠逸高畢，同接禮賢之義，著之於冥運，爾慎心係於黃赤之疑。

茅中君授書曰：玄標觸景府，和塵藹玉振。微房清風逸，邁可不勗之。

言畢，諸真人各去，真妃小留在後，曰：又煩明君為一辭也。而授書曰：忘懷簡素，暉心齊契。方當數親虔清宇德，與流景合冥觀會，理髮領秀。伏度明君高尚靈映，縱滯忘鄙耳。言畢，而見持手而下將，未至尸之間，忽然失所在。

六月二十九日，九華真妃授書曰：景應雙集，雲會玄落。龍秀五空，採瓊闈臺。長歌靈摸，煥啟玉扉眇矣。遺事與世長辭，霞妳絳波，電赴紫棲。共擔清響之外，同遊雲岫廣崖，豈不善乎，豈不樂哉。

日者，霞之實。霞者，日之精。君雖聞服日實之法，未見知餐霞之精也。夫餐霞之經甚祕，致霞之道甚易。此謂體生玉光映上清之法也。

眼者，身之鏡。耳者，體之牖。視多則鏡昏，聽眾則牖閉。妾有磨鏡之石，央牖之術，即能徹洞萬靈，眇察絕響，可乎。

面者，神之庭。髮者，腦之華。心悲則面憔悴，腦臧則髮素。所以精元內喪，丹津損竭也。妾有童面之經，還白之法，可乎。

精者，體之神。明者，身之寶。勞多則精散，營競則明消。所以老隨氣落，耄已及之。妾有益精之道，延明之經，可乎。

此四道，乃上清內書，立驗之真章也。方欲獻示，以補助君之明照耳。

授畢，取以見，與羲和，口答堆唯，乞請之。

六月二十九日，桐梧真人同來降復啞，令羲和書曰：夫八朗四極，靈岸遼遐。奇言吐穎。’瓊音集振。晨飛浚清，玄氣赴霄。體邁玉虛，心遺艱鋒。沈滯於眇羅之外，凝和於寂波之表。若此人者，必能遊騰玄漠，同棲真庭矣。三元可得而見，絳名可得而立耳。如其心併愆浪，目擊色袂，動與罔罟共啟，靜與爭競為分者，此乃適仙路邈，求生日闊也。子其慎之。

羲和書畢取視，乃以見與。六月三十日夜，九華真妃，與紫微王夫人、南嶽夫人同降。真妃坐良久，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，令寫之。書題如左：

《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》

《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書》

右二卷名目

七月一日夜，紫微王夫人、南嶽夫人、九華真妃、紫微桐梧清靈三真人、茅二君同降，良久，羲和乃自陳於眾靈，求安身之術；欲知貴賤之分，年命之會，多少定限。於是真妃乃笑，良久，見授書：此日明君，夷質虛閑，祕構玉朗。蘭淵高流，清響金宮。可謂能珍寶藏奇，幽真內煥。標梯靈篇，乘數順生。素德神園，丹錄玉清。興煙拔景，冥鼓遐聲也。必三事大夫，侍晨帝躬高佐四輔，承制聖君。理生斷死，賞罰鬼神。攝命千靈，封山召雲。主察陰陽之和氣，而加為昊越鬼神之君也。妾將挺命凝觀，憑華而生。靈飛九天，虛音織房，因運四覺，玄梯同象。紫名太上，清文八景。神映西暉，德朗內穎。乃受書乘氣，得為真妃之任矣。又當助君總括三霍，綜御萬神。對命北帝，制劫鄧山。又應相與攬袂，虛房乘煙，七元嘉會，希林內據因緣也。是故君生於楊，我得安。妾自發玄下造，君自受書於西宮，從北策景乘耕束轅，握旒秉鐵，專制束蕃。三官奉普河山啟源。天丁獻武，四甲衛輪。當此之時，實明君之至貴，真仙之盛觀也。三官中常有暗謠云：楊安大君，董真命神，正我等之謂耳。蓋聖皇之方駕於今，有二十八年也。後二十二年，明君將乘龍駕雲，白日昇天。先詣上清西宮，北朝玉皇三元，然後乃得束翰執事矣。此自是君玉朗紫微，金音虛領，為太極所旌。乃玄德上挺，不復用勤學劬勞，涉足山川矣。若為精勗之者，當小神清瑩鮮矣，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。今世俗縈網，貴賤之問，涉塵塗之役，在得失之津，信非真人所得經營。乃自坦乎，艱泰之用任乎，遇否之頃耳。見明君之逸，誠欣然也。睹明君之否，誠戚顏也。此二感，發於顏色之上也。復未足以致遠，悲抱長戚矣。至於內冥偶景，併守玄好輕輪塵藹，參形世室，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，而虧辱於當真之定質耶。夫陰陽者，對否泰之用。二象既羅，得失錯綜，此皆往來之徑陌耳。今人居風塵之焦盛者，乃多罪之下鬼，趣死之考質也。夫處無用於囂塗，乃得真之挺樸。任凡庸以內觀，乃靈仙之根始也。蓋富貴淫儷，是破骨之斧鋸，有似載罪之舟車耳。榮華矜世爭競邀，時適足以誨愆要。辱為伐命之兵，非佳事也。是故古之高人，覽·罪咎難預，知富貴之不可享矣。遂肥逛長林，棲景名山。咀嚼和氣，漱濯清川。欲遠此惡邊，自求多福。超豁纏躬，保全至素者也。君亦奚足大汲汲於人間之貴賤，投身於榮辱之肆哉。且方交兵，日會三災。向臻神風，驅除臭

氣。參天明金，生穢於泥瀆，寶玉殺糞以招塵。騫裳振血，濁真虧真，玄通遠逸，是其時也。君若不可耐風火之煙，欲抱真於幽林者，且可尋解劍之道自盡，出默之會，隱顯之邇，臨時分處，有任於明君矣。冥數上感，有命而交。靈書玉臺，真契合景。是以言嬋於辭，心訖於筆，妾豈獨歎於一人乎，蓋示名分之判例也。書訖，取以與羲和，復曰：君省此，當少愈不。

北登玄真闕，攜手結高羅。香煙散八景，玄風鼓絳波。仰超琅園津，俯陌霄陵阿。玉簫雲上唱，鳳鳴洞九遐。乘氣浮太空，曷為躡山河。金節命羽靈，徵兵折萬魔。齊抱二晨暉，千椿方嬰牙。喪真投競室，不解可奈何。仰嗎太霞宮，金闕曜紫清。華房映太素，四軒皆朱瓊。擲輪空同津，總轡舞綠耕。玉華飛雲蓋，西妃運錦旌。翻然塵濁涯，倏忽佳人庭。宿感應期降，所招已在冥。乘鳳奏霄晨，共酣丹林嬰。公侯徒眇眇，安知真人靈。

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。

侍帝晨東華上住司命場君傳記竟